



ODYSSEY OF CHINA FANTASY



九州幻想

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



十一年
[11]

[天光云影·碧血]楚惜刀

大端朝昭统三十五年，天罗绝地反击

[阮郎归]莫雨笙

寰化星下，那一夜无尽漫长

山中一日，世上千年

[林叁先生]花布

有时爱情徒有虚名

[红珍珠]于意云



PLANTS VS. ZOMBIES

2009年最火爆最有爱的游戏!

Gamebox[植物大战僵尸]

“这么多年了，陆伯言的基因也还是没有学会一个‘逊’字。”

[十亿光年]今何在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

ODYSSEY OF CHINA



九州幻想

· 十一光年 ·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州幻想. 十一光年 / 潘海天主编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9. 11
ISBN 978-7-5104-0663-8

I. 九… II. 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93338号

九州幻想·十一光年

作 者: 潘海天 主编

责任编辑: 戚 飞

封面设计: 刘 洋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字 数: 200千字 印张: 12.5

版 次: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0663-8

定 价: 1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幻想的边疆

【文】斩鞍

尾指银戒君在MSN上晃我。

“大哥，我写点啥好呢？”他百无聊赖地问。

我吃了一惊：“写啥？你不是已经损失了么？”

早些时候，戒指跟我庄严地宣告说：因为工作太忙，他决定放弃写作，从此成为中国网络文坛的一大损失。

“原理上是这样的，”他矜持起来，“可是现在他们又乱打架，大角这个时候来约稿，我好歹得写点什么。”

这话说得我肃然起敬，就正告他：“先生还是写一点办公室爱情罢！广大小盆友生前就很爱看这种文章。”

戒指鄙夷道：“早说了不会写那个，大哥你有点正经的没有？”

正经的，我当然是有的，当场就塞过去一个链接，说的是民工大篷车千里返乡，今天的星岛日报上转载了这个故事，眼熟。我狗了一下，果然是《南方周末》的。不管南方报系的争议如何，但是从文体文风上可以看出它的痕迹，多少可以说明它的成绩。不过南方报系如何，干我鸟事？我也不过是个打酱油的。

戒指对于酱油很不感冒，看了三秒钟就暴跳起来：“民工干我毛事？我又不是做慈善的，自己都跟民工差不多了。”

我呆滞了一下，试图指点迷津：“这个文章的主题词不是民工，是返乡……”

戒指继续暴跳：“返乡咋了？我一年回一次家也没觉得有啥好写的。”

我只好无语了，两个作者的思维没有交错的机会，这实在太理所当然不过了。但我自己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的确是深深激动了一把。星岛的转载偷工减料，并没有那一段奥德赛的前言，但就这么断断续续地读下来，返乡的故事已经用力撞开了一个新的世界，这是精彩的旅程。

一群人，一个陌生而隔离的都市，一个遥远却栩栩如生的家乡。这

是些渺小而灰暗的个体，但当我们靠近观察，他们其实是颜色鲜明的、具体的、可以充斥视野的。让他们绽放出这样亮丽色彩的力量，正是返乡这样大众到了狗血的情节。

看了看作者，杨继斌，大概是位记者吧。写得非常好，这个好是围绕着民工的头衔的。对于这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来说，返乡也许只等于一张车票。但在杨继斌的故事里，民工的先天无力与他们焕发出的巨大动能酿造了充足的冲突。杨继斌记载的是事实，虽然这事实已经戏剧化了，但还是可以用另外的方式阐述。对于记者来说，真实是一切；对于小说家来说，真实不过是起点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，对于所有严肃对待写作的人来说，真实是力量的源泉。

返乡，漫长而艰难的旅程，渺小的英雄，灾难与奇遇。构成返乡的要素可以在各种背景下铺陈。我毫不怀疑戒指的判断，在贾樟柯或者刘震云的手里，这大概就是一个民工的奥德赛。但这，也只是方式一种。十亿光年以外的星舰迷航；北京以外统统飞起的都市旅行者；消灭的龙渊阁记忆的回溯；或者是天拓峡边引军北归的大君……这些，也仅仅是方式几种。

今何在说：我不希望我的思想跃迁到任意一个时空点的时候，会跳出一个报错窗口说“这是不被允许的”，这是在说想象力。江南说：我知道我们当初说过要写这些种族，可是我越来越写不出来，写起来不爽。这也是在说想象力。戒指说：民工干我毛事？这还是在说想象力。我们都一样，九州是个固步自封的小圈子，不管是跨时代的飞船还是中世纪的铁甲，都无法掩盖想象力贫乏的悲惨现实。报错窗口不是系统外的存在，而是内生的。随心所欲不逾规，也可能仅仅是原地踏步的表述。回忆一下那个经典的圆：当圆越大的时候，接触到的边界就越长。而圆足够小的时候，呆在圆心的人可以很自豪地说，这个世界上，我不知道的，我想不到的就只有那么一点点。

有一天我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：如果九州（我说的是九州，而不是杂志或者品牌）完蛋了，那是因为我们不再能带领读者进入那个看似无尽的新天地，我们的想象力碰壁了，触底了，枯萎了。而把我们困在这个玻璃瓶子当中的，恰恰是自己的贫乏与无知。

幻想的边疆是真实。

三十六年二月，帝崩于翠葆宫。

《端史·穆帝本纪》

穆帝之崩，在绍统三十六年。正史所记，甚为寥寥。余昔年颇劳驂马，尝在荒村道中见老妇，怜而乘之。妇自叙曾为宫中役女，因具言往事。余遂闻穆帝之薨，死状难言，断非人力所能，更无天年之限。翠葆宫中，几成血海，见者无不震恐。后端室欲掩火异，乃大搜宫人与其事者，尽坑之，妇亦在搜求之列，终辗转脱逃，五十载后方得言始末。真相昭昭，其非天欲公之于世乎？

傅霜居《枫斋笔记》

九州幻想 目录



九州·天光云影·碧血(上)/楚惜刀

[死寂 天罗的复仇 法戒器]

001

九州·阮郎归/莫雨笙

[离静世家 被利用的和被守候的 衰化]

027

九州·九张机/燕然

[宫廷秘史 知遇之恩 回梦草]

043

葦葦大端[二]·楼台鼎鼐/苏冰

067



端朝那些事儿/翼中天

075

中华行业神(下)/王新禧

086



十亿光年前传·扬名/今何在

[三国 战国时代 太空战 今何在]

093



林叁先生/花布

[长生不老 民间传说]

132

红珍珠/于意云

[文艺女青年 爱情有时徒有虚名]

142

隐者与恶魔/糖果

[交易 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马戏团]

145



24格每秒天堂[五]/潘海天

[动作戏 电磁炮 过关游戏]

158



植物大战僵尸/九州幻想的读者们

[有囧 有爱 有冷笑话]

180



细腰/骑桶人

194

河络图纸

188

加菲日记

189

老妖问答

190

天启都市报

191

天
光
云
影

【碧血·上】

九州
【文】楚惜刀

· 明暗 ·

越州雷眼山脉，流光道。

大雨不停地下，林间岩石上印着厚重的暗红，经过一整夜雨水的洗刷，才像褪去一层皮似的微微变淡。幽深绵延的樟树林中有一块缺口，几株千年古樟倒在路上，围成了巨大的墙体，密密地堵住了林间唯一的路径。

一个身著墨色布衣的男人手持青铜拐杖，脸色阴郁地注视着森林。身后，数十个黑影低首半跪待命，他们始终没有听到男人开口，便如同林木般静默地等候。

雨水，宛如刀划过众人的眉眼，阴沉的天色下，越发映得面目狰狞如鬼。久了，睫毛粘连在一起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，苦涩地灌进嘴里去。墨衣男人的拐杖深深地戳出一个坑洞，而后，仿佛带着哭腔的嗓子含糊地开了口。

“开路。”

两个黑影从人群里走出，身形皆有两人高，栗色的短发像波浪在头顶起伏。这是两个夸父，身手异常矫健，他们轻巧地爬上樟木墙，抬起最高处的巨木，用力向远处丢去。

“嘭——”巨木庞大的身躯压倒了一旁的树，骨牌一样又歪斜了几株。

随着巨木被移去，通往樟树林的大门打开了，视野慢慢开阔，一片黑红的光在众人眼帘里缓缓现出。像是禁不住那血色带来的窒息感，墨衣男人微微阖眼，从鼻子里喷出重重的叹息。

大雨，此刻诡异地变成细密的珠串，如笼在林间的轻纱。就在几次呼吸的工夫，雨线越来越细，最终完全消散，清晰地露出一幕炼狱般的场景。挣扎求存的姿态，狂呼呻吟的惨叫，凝固

在一具具焦土尸身上，甚至看不出哪些曾是活物。完全扭曲的身体，蜷曲堆积成一座座小山，一眼望不到边。

“木头上有字。”一个夸父用不纯正的东陆语说。在焦黑血腥的尸堆旁站立，他的脸也失去了血色，格外的苍白。

墨衣男人忽然如蝙蝠飞起，迅捷地在抛下的巨木边游荡了一圈，看不清时就用拐杖拨动，轰隆的滚木如雷声翻涌，巨木有字的一面逐渐呈现在众人面前。

“尽灭天罗于——”

“笃”地一声，男人的拐杖狠狠刺进巨木中，木头咔咔从中裂开，旋即，突然失去了凭借似的，碎如齑粉。

有黑影忍不住恸哭。他们的师长兄弟，他们孤单人生唯一的羁绊，就在眼前瞬间成灰。他们本来心怀最后的期望，眼前血淋淋的真相却打破了残存的幻想。半跪的人们把身体俯下来，谦卑地伏在地上，为亲人凭吊。他们不敢再抬头，多看一眼都是剧痛，只能用手指死死抠住地面，平复内心混乱的情绪。

墨衣男人愤怒的脸渐渐平静，他飘落在一个尸堆旁，从中捡起一块未曾熔化的宝石。那是项链上的佩饰，血样的夺目。他把宝石牢牢握在手心，喃喃地吟诵了几句，然后垂下手说：“我们来迟了。”

狂奔了十天十夜，回到越州依然太迟。这场屠杀是那么完美决绝，不给人任何喘息之机。若不是他们这些人回程时晚了半个月，躺在这里的也会有他们。

没有后退的余地，即使想躲起来舔拭伤口，也要先将敌人的头颅割下，祭奠死去的魂灵。

那人转头，萧索地对属下喝道：“放信火。”

信火射上天空，过了不久，又有一批天罗赶到。墨衣男人看到为首的一人，阴鸷的双眼射出仇恨的光，轻飘飘地荡到那人跟前。

“龙行野，这就是信任蛮子皇帝的下场！你要给我们一个交代！”

九州大陆上最大的刺客集团“天罗”由六家轮流管控，此时的最高首领——龙家族长龙行野没有出声，他弟弟龙王图耐不住性子，大嘴一张骂道：“星夜哭，你说谁是蛮子？我们龙家是蛮族又怎么了！和端朝皇帝联手，是上三家①共同的决定，凭什么把脏水泼推到我们龙家身上？我侄子也死在这儿，不比你家好多少。”

两批天罗间气氛僵滞，他们互相警惕地凝视对方，又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彼此的首领剑拔弩张地相峙。

星夜哭的拐杖重重一点，从鼻子里冷冷喷出一口气。龙行野面容宛如死水，波澜不惊地说道：“你放心，这件事我自会向大家谢罪。眼下最紧急的是安葬各家兄弟，谁也不想他们曝尸荒野。”

星夜哭冷冷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片刻，再度陷入沉默。

不多时，第三批天罗人马赶到，为首的灰衣人身态修长，走路飘然若飞。他正是上三家里除了龙家和星家外的另一位家主，魅羽影九疑。看到他的出现，先前两批天罗松了一口气，包括他在内，同行的是天罗最后的几位秘术大师。有这些人的存在，死去天罗们的意志就能最大限度地存留下来，这个流血的战场，也就不再仅仅成为郁结仇恨的黑暗死地。

影九疑神色晦暗，与星夜哭简单说了两句，便召集印池、囊化、太阳三系的秘术师，准备为亡者送葬。两人用尽了人手，怎奈好手都已不幸遇难，无论如何凑人还是稍嫌不足。

“只能用血祭充抵人数。”星夜哭眼也不眨地道。

龙行野在一旁听到，若无其事地道：“这个我自有办法，你们先行法吧。”

影九疑看他一眼，瞥见星夜哭眼中一闪而过的怨怒，没有说话。几个秘术师聚集在他周围，小声讨论即将到来的仪式。

龙行野见秘术师已就位，旋即对属下说道：“清点人数，准备送葬。”他走近尸堆，俯下身捧起一具残骸。骸骨很小，弯曲成了半圆，看得出是一个孩子。他刹那间热泪盈眶，用额头贴了贴尸骸的额骨，说了一句什么。然后他轻轻放下那孩子，对了所有尸体，笔直下跪。龙王图皱了眉，转过头去。

星夜哭冷冷地盯了他，影九疑面无表情。天罗们隐隐有啜泣声。

清理战场是极为艰难痛心的经历。尸堆混合了雨水与泥污，陈旧的色泽在灰暗的天空下引人鼻酸。二十多个天罗搬运尸体，清点尸骨，忍住心中的煎熬，忍住欲坠的泪水，努力为每个死去的家人兄弟拼贴出完整的尸身。

星夜哭转动手中的拐杖，吟诵龛牙的咒语。他的咬字很奇怪，一个音节高，一个音节低，听起来断断续续。他的表情也随之变化，时而像哭，时而像怒，幽黑的眸子里藏着冰。仿佛有股蓝黑色的气流从他旋转的手杖中释放出来，缓慢地流淌到每具尸体上，就像为它们覆盖上一层无情的尸布。

他身后走出一男一女，手中各拿了一把黑色的铁签，每隔五步，就在泥地里插上一支签。铁签围了尸堆，弯弯曲曲地像一块划分好的墓地。两人插完了铁签，站在另外两头，与星夜哭形成一个三角形。这个简单的法阵暂时能杜绝荒对游离精神力的吸收，使他们能汇聚起亲人们残存的精神碎片，作为唯一的纪念。

三人用谷玄祝福为死去的家人们祈祷，鲜有人知道谷玄这位黑暗的神也可以为地上的生灵带来福祉。当黑色的诅咒抹杀生命的同时，黑色的祝福亦能将散逸的精神碎片收拢净化。

这片树林残留了太多的积怨，星夜哭持续感应到躁动不安的波动，蓝黑色的气流被看不见的东西推动、撕扯，在漫长的角力过程中，气流稳定下来，缓慢地向了一个地方聚拢。

星夜哭在等待。持续的净化急速地消耗三人的精神力与体力，那一男一女首先支持不住，跪坐在地上双手互握彼此借力，星夜哭拐杖频转，将反弹近身的杂质收束在一起。

时间凝固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停止吟诵的星夜哭一挥拐杖，杖上雕刻的一条花蛇张开的口中喷出了绿色的烟雾，像一张网，徐徐当空兜住了蓝黑色的气流。此时他完成了净化，将纯净的精神碎片控制在铁签划定的圆圈之内。

影九疑与其他九位秘术师开始“束魂”，这是影家惯有的仪式，在战场上收集到的精神碎片可供虚魅凝聚成实体。每一个影家的子弟都是一个凝聚而成的形魅，他们以天地为父母，在秘术师的协作下有目的地诞生。

在肉眼不可见的空气里，弥散在这战场上未曾消失的精神游丝开始流动。散乱的精神力渐渐围成一个巨大的核，不同质的精神力之间互相撕扭争斗，如电闪雷鸣时的激烈碰撞。

下三家之一的家主君炎展开蝙蝠般宽大的衣袍，巨大的精神力之核突然收缩，仿佛被戳破了的气球，一下子缩成了巴掌大的一块。无数不可见的精神游丝在内核四周飘荡，勾引内核膨胀变形。君炎双手一合，再度拉开两手时，内核也随之变长。他旋转手掌，恍若舞蹈，滔滔不竭的力量自他指尖流淌，随意地变幻着内核的形状。

影九疑张开两臂，他手臂所指的方向，凝出琉璃般透明的密罗结界，罩住了变幻中的游丝与内核。两旁的秘术师协作发力，散逸的精神游丝慢慢归拢在内核上，若用肉眼极力

分辨，依稀能看到模糊不清的黑雾遮盖的景象。

与此同时，天罗们耗尽了一生的气力似的，终于把尸堆清理干净。

“一千一百九十五具尸体。”

听见这个数字，所有人陷入了沉默。熏黑的林木里一群黑色的影子，眼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。

天罗受此重创，活着的只剩百余人，这还包括未出道的家人在内。不幸中的万幸，掌握天罗核心权力的六家因族长带领年轻子弟远赴雷州重建新山堂，奇迹般地保存下来。

上三家龙、影、星，三十九人罹难，幸存十七人。

下三家君、苏、纯狐，四十五人罹难，幸存十四人。

其余八十一家，有三十二家悉数罹难，幸存的四十九家中，也仅存活七十九人。很多家族仅剩形单影只的一个人。靠了尸身上没有熔化的铜质徽记，活着的人们辨认出自己的兄弟骨肉，饱受煎熬的心因此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以血还血。每个天罗这样发誓。

这是天罗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战。死去的不仅有八百二十一个天罗，还有他们从未杀过人的父母妻儿，受雇于天罗山堂的大夫、厨师、裁缝等役者，以及山堂所在的小村落里无辜的村民。大端天子亲军将各地的天罗诱到了越州的山堂附近，然后以大军团团围住，一举剿灭。

拒虎关源源不断供应的兵力，九原城固若金汤的防守，雷眼山脉无险可守的山中平原，使得天罗们无处可逃。他们纵有九州最好的身手，最强的术者，在数万大军的剿杀下，也无非是以命换命，全军覆没。

流光道一役，大端皇帝天子亲兵三营六千将士，幸存七百六十三人。九原城一万守军，抽调去迎击天罗的七千军士，幸存八百零九人。一万一千四百二十八条人命，这就是牧云显看到染满鲜血的战报，十四个人，才能换一个天罗。也正是因了这惨烈的厮杀，致使得胜后的将军实施了毫不留情地屠杀，将其余三百多个身处山堂无力抵抗的普通人无论妇孺病残尽数杀灭。

即使有漏网之鱼，他们以为，最多是在各州执行任务未曾回归的零星天罗罢了，再也成不了气候。没有人知道，天罗最精锐的一批队伍竟能侥幸留存。

“既然九疑已为死者送葬，接下来，该是我给大家一个交代。”龙行野平静望了影九疑说。他抽出腰间的佩刀，金光闪过，竟卸下一条右臂，顿时血流如注。龙行野脸上肌肉一跳，生生忍住了痛，淡然说道：“本该以死谢罪，但留我龙某一条命在，一年内必杀皇帝复仇。”

残臂丢弃在地上。天罗们眼中的愤怒消退了，代之以深深的悲哀。星夜哭眉头一皱，念了句谷玄咒语，按上他的伤口。欲坠的鲜血凝结在断臂处，很快变黑，如瘤子包裹起受伤的血肉。

“我以此断臂发誓：牧云显杀我一千一百九十五人，我必将他碎成一千一百九十五块，以慰众家兄弟在天之灵。”龙行野悲伤的语气中有咬牙切齿的恨。

星夜哭捡起断臂，念动血咒，这鲜血之祭浇注在凝成一团的精神力之核上，不仅涤清了怨灵，也带来了新的力量。一旁的同伴随即吟诵太阳秘术温暖的咒语，让血肉之身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慢慢凝结。

最后，君炎仰天大吼一声，似冰似玉的白色霜体包裹住了内核，如硕大的茧子，等待

破蛹而出的一刻。天罗亡者的灵魂将重新诞生于世，以影家子弟的身份，踏上复仇之旅。

完成仪式的时候，圆月挂上中天。皎洁的月光映在每个天罗脸上，一个少年羽人张开了淡金色的凝翅，像是在宣告新的起航，光芒刺得人睁不开眼。

（二）

绍统三十五年，秋，中州天启。

玄鸟大道从中泰门入，由南向北贯穿整个东华皇城，大道两侧建有东西两市，西市里最繁华的十八座酒楼比邻而居，人称“十八重楼”。最北边的一座酒楼名叫白石楼，二楼楼上有若干雅室，最宜眺望皇城景致。其中的一间，近来被人包下，每日里穿了黑衣带了斗篷的客人匆匆来去，且不许店家打扰。

店主是个风韵犹存的老板娘，她见客人们安分，乐得甩手不管，只管预备了好吃好喝，等客人出屋时自取。平时出面和老板娘打点的，是个始终挂了微笑的三十多岁汉子。他自称叫伏罗商密，从瀚南朔方原的凉月部而来，想在天启买一块地，贩卖瀚州的货物。他的名字很拗口，老板娘为显亲昵，就按他同伴的叫法，切了一半名字叫他伏罗。

“暗月遮掩明月的日子呀，什么也看不见。”某夜，伏罗下楼叫了几坛好酒，望了夜空叹气。

老板娘水枫抱了两岁的女儿，指挥伙计往雅室搬酒坛，听见他的话，笑说：“不怕看不见，过两天就是圣节，又该放焰火，伏罗你守着窗户看就行。”顿了一顿，惋惜地撇了撇嘴唇，“往常，这靠窗的房间能卖出个好价钱呢！”

伏罗嘿嘿一笑，摸出一把银毫搁在柜台上。水枫不动声色地收了，把女儿放到地上，从柜子里拿了四只绿彩瓷杯，塞在伏罗手里。伏罗玩味地对了灯火看了看，啧啧夸赞了两声，回到房内。水枫笑嘻嘻地，一直望了他消失不见。

“每天都打情骂俏，你算懂得享受。”一个灵慧的少女倚窗坐了，手里抱着一坛好酒，说罢仰头倒下一线，咕咕喝了。

“是享受么？”伏罗淡淡地说，眉头不觉拧起，失去了惯见的笑容，“他日我们事成，这里或许会被夷为平地，这些无辜的百姓……”

女孩唾了一口，骂道：“哼，我恨不得把整座天启城烧了！这就是朝廷的代价。”径自对了酒坛的口，大口喝起酒来。酒水肆意横流，飞溅地到处都是，不小心呛了一口，咳个不停。

伏罗蹙眉夺下酒坛，摇头道：“珂雪，别学得一身匪气。”摆下瓷杯，斟了一杯酒递给她。

珂雪冷哼一声，一言不发地饮尽。女孩的眼角有一颗痣，迎了屋子里的灯光，仿佛在发亮。

“还有一个对时。”伏罗望了远处的皇城。从白石楼看去，正对皇城最明丽的一块，高挂的宫灯下，皇城如待嫁的娇羞女子，散发光芒。

珂雪站起身，轻盈地跳上桌，像一只蓄势待发的小兽，虎视眈眈地远看皇城上空。那里的天空有奇异的云翻滚。天启晴朗的夜空中，只有皇城上空像是遮了纱幔，无论月明月暗，永远看不真切。

伏罗盯了珂雪看。他们是一对搭档，受命调查东华皇城里的攻防布置。身为羽人的珂雪是一张王牌，伏罗商密则负责带领其他人一起搜集情报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今天我能飞很久。”珂雪扬起头，难得露出了一丝笑颜。

伏罗想，羽人真是奇妙的生物。明明前一刻还在你身边，一眨眼，你就完全抓不到她的踪迹。可怕的速度，高来高去的禀赋，轻易就能占据对抗中的制高点。好在除了鹤雪，大多数羽人并不能想飞就飞，天空是他们的归宿也是他们的向往。只要羽人无法凝翼，就是诛杀他们最好的时机，伏罗就是这样杀掉了几个宁州的贵族。

但是珂雪，他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飞，什么时候不能。作为一个天罗，受过特殊训练的她，有特制法戒器②的庇护，不但每日可以飞翔，而且能比普通羽人飞更长时间。飞得久固然很好，伏罗知道她离鹤雪还差很远，尽管秘术高手想传授她秘术，但秘术挑人，珂雪是个聪明丫头，可惜并不适合冥想。眼力好，刀丝快，胆大心细，这是派她来做前哨的最大原因。

更悲哀的原因是天罗里几乎没什么羽人了。影家的魅羽，只有一个还在凝聚中的虚魅，她身处大雷泽无尽的沼泽中，十多年过去，天罗首领们差点忘了她的存在。直到这次流光道一役后，影九疑派人前往大雷泽，得知形魅即将诞生的消息。此外，下三家中的纯狐家也是羽人，可惜年轻的族长纯狐心兰本身刚加入天罗，她的两个弟弟年纪尚幼，跑一趟雷州历练已是极限，不能指望他们来做先锋。剩下零星的三五个羽人，经验资历都像珂雪一样，不能单独挑起大梁。

“别太勉强自己。”伏罗语重心长地说，有时他感觉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自己已成了一个老人。“今天不是行动日，查到突破点就立即回来。”

暗月羽人实在太少太珍贵，只有魅羽才能成为暗月至羽，而精神力强大的魅羽委实难寻。珂雪和其他几个天罗作为普通的羽族，都是依靠法戒器的加持，做到每日翱翔天际，可即使法戒器的力量无穷无尽，他们自身的精神力不够用，飞不了多久依然无法再凝翼。

“你说，如果我能找到突破点，会看到皇帝吗？”珂雪忽然小声说。她的眼一直不曾离开皇城，仿佛那是她的猎物。

“想也别想。”伏罗意识到她的想法，按住她的肩，“你的任务是侦察，等兄弟们来齐了，行动少不了你的份。答应我，不要冒险。”

珂雪轻轻点了点头。伏罗不放心地嘱咐多了几句，女孩笑道：“没事的，就算我不能得手，逃命的力气总是有的。”她微微一停，想到开心的事情，笑容越发灿烂，“这里事了，我就去宛州，看南淮的秋玫瑰，百里霜红……”

伏罗苦恼地道：“你要记住，我们身在暗处，才能一击而中，决不能让朝廷觉察天罗的存在。何况，非常时期，经不起消耗，不能再折损任何一个人。”他顿了一顿，换上严厉的语气续道，“如果你不听我的，下次我就不让你再飞。宛州，也别想去！”

他知道她失去太多亲人，但宠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思念与痛苦，尤其在执行任务的当口，他宁愿用严苛的要求去约束她，让她保住自己的命。那是最为珍贵的东西。

“好啦，我听你的。我一定好好保住自己。”珂雪认真地答应了，她只想安他的心。她刚成为天罗没多久，师父师兄们都没了，她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活。作为一个幸运儿，远赴宁州执行任务的她，返程时迷了路，奇迹般留下命来。

她不想一个人苟活。从小，她修习杀人的技法，就是为了这一刻，为了师门的荣誉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

亘时之始，万籁俱寂的时刻，十八重楼依旧灯火通明。

伏罗对了两个青年人小声叮嘱，他们不时看着珂雪，她专心致志地凝视皇城，不理睬他人的目光。到了时间，伏罗招呼珂雪，一起摸上了白石楼的屋顶，她一袭黑色绢衣，走路像欢快的小鹿，两个青年男子跟在他们后面。

“萧然、房雷和烟，我把她交给你们。”伏罗郑重地说，两人点头。

“我先走一步。”珂雪不领情地走开，肩头的绢衣滑下，震出一对黑色的羽翼，飘飘然飞上天去。那是飞鸟滑行的痕迹，在璀璨的灯火中，一抹黑影瞬间远离了西市，在云朵里翩然起舞。深邃的天空上，珂雪渺小的身影如一粒微尘，很快消失在伏罗的眼中。

当珂雪的身影消失后，伏罗想起她的话，有种不安在心头徘徊。

脸上有两个酒窝的萧然看出他的忧虑，安慰地说了一句：“有我们在，她不会有事。”伏罗放低了眉，努力想平复心中的担忧，可看见两个年轻人满不在乎的神情，心里又油锅似的翻滚起来。

对于杀掉皇帝这件事，很多天罗看得太轻易，毕竟，幸存者都不曾经历流光道一役惨烈的厮杀，不明白刺客对上大军会怎样束手无策。伏罗也只是猜想那其中的凶险，飞檐走壁的皇城中有太多的陷阱，绝不是几次侦察就能轻松撼动。

两个年轻的羽人不耐伏罗的说教，振翼飞上天空，他们去势甚急，不久就在皇城外追上了珂雪。三人会合后，萧然做了个直飞再下降的手势，为刺探皇帝的行踪，他们要横越皇城，直达宫城上空。

在皇城上高飞时，一种奇异的窒息感扑面而来，似乎三人面对的是整装的大军而不是沉睡的宫殿。聚目凝看，高挂宫灯的仅有几座宫殿，其余的灯火悉数灭了，隐在一团浓重的雾气中。他们知道如果往下降，越接近那团雾气越有危险，就这么高高飞着，吊在远远的 sky 上。

他们俯瞰宫城，那些宫灯散了暖暖的光，诱人前行。他们不敢造次，这必是皇帝所在的地方，要慢慢地靠近，否则便如扑火的飞蛾徒送性命。

看明了宫城的结构，珂雪头一个试探地往下飞，斜刺里忽然暗光一闪，竟是一缕几乎不可辨的光箭。她大吃一惊，掠翅横飞险险避开，暗光擦身而过，没入夜色。没等她喘过气，接二连三的暗光旋即射至，每道光像是预知珂雪的退路，逼得她辗转腾挪，刚躲过眉尖，又要提防脚下。

珂雪一身大汗，急忙向上掠高数十丈，周遭顿时重归宁静，只有凉风轻柔拂面。萧然飞到她身边，肃然地问：“受伤了没？”珂雪摇头，昏暗的空气里弥散着不祥的气息。是守城的卫士看见了她？可是离地面如此之高，是怎样的神射手，才能有这般力度？

珂雪回想刚才的一幕。她的记忆很好，残存在脑中的片段即刻重现。波谲云诡的宫城上空，似乎有一层透明的遮罩，柔软无形，却网住了想要入侵的异类。她想到这里，从怀里掏出一枚铜镞，向地面急射。

铜镞刚离手没多远，几道暗光快似闪电，追上它下落的速度，横空一绞，将它熔为扭曲的铜板。铜板继续往下坠，又有几道青色的光从另外的方向飞掠而至，把它包裹在内。珂雪仔细一看，竟是三根青色的长藤，从地面长出，如一个牢笼死死困住了铜板。

她没看到一个守卫。秋风中如此寂静而直接的袭击，让她心寒。黑暗中是谁在守护这个宫城？珂雪想，她有把握勉强避过这些攻击，可是，谁知道之后会不会有窥视的一双眼，给予更恐怖的回击？

沉默多时的房雷和烟张开手掌，十道刀丝如瀑布顺势滑下，分别击向东南西北各方向。当刀丝进入禁制保护的范围内，南方先旋起一团火焰，焰心呈蓝色，刀丝不畏烈火夷然不惧。房雷和烟手指一挑，剩余的刀丝嗖地弹回，往一边的空隙处侵入。西面隐雷阵阵，一缕缕耀眼金光撞在刀丝上，韧性极强的刀丝悍然不动，激起四射的火花。

与此同时，北方数支冰箭旋即飞至，房雷和烟轻拽刀丝，铮铮几声，将冰箭击得倒飞。受此一击，北方报复性地回射更多的冰箭，一时箭雨临头。珂雪訝然欲飞，房雷和烟微笑拈指，手中的刀丝化作数十根，无数细丝勾结成一张大网，拦住所有来袭的箭雨。未等这边消停，东面青荧荧的光芒笼来，两根放出去的刀丝被一阵大力拉扯，房雷和烟应接不暇，差点被这股力道拽得从天上坠下去，急忙松手散去刀丝，高飞躲避。

闹出这么些动静，三个羽人均觉不妙，心头起了警兆。要命的是，三人的翅膀渐渐变薄变淡，像是突然汲取不到暗月的力量，就要打回原形。涣散的精神力让三人无暇多顾，萧然首先回掠，房雷和烟收束其余刀丝，招呼珂雪一起回飞。

这令珂雪深感挫败。出师就回头，岂能言勇？可是羽翼即将消散的忧虑又逼得她不得不撤退。她深恨自己的无能，急速地往宫城外飞去。

飞出去，就安全了。

【三】

皇城太仆监的一间屋亮了灯，彻夜不归的焉微正在数落风翔云。他说得吹胡子瞪眼，风翔云不为所动，一对雪翼在肩后扑扇，随时要飞的样子。

“你看，这下城门闭了，我回不了家，你也别想回去。”

风翔云嘻嘻一笑，“我不怕，我照样能飞回去。”

焉微气急败坏，扯了他的耳朵道：“哼，不行，我睡地砖，你也得睡地砖。你让我这老骨头一个人留下怎么行？我教了你三个时辰，你要我孤零零睡空房子？”

“我又不是大姑娘，陪你睡干什么？”

焉微跺脚生气，说到怒时，随意地一拍桌子。夹杂了寰化心法的掌音轰然跌宕，风翔云耳膜一震，头脑忽然一空。尽管只有短暂的那么一瞬恍惚，他知道自己着了道。焉微看他皱眉，咧嘴一笑，伸手啪啪地在桌上拍响，如击鼓，敲击声噼噼啪啪往风翔云耳朵里钻去，锥心刻骨，震魂慑魄。

风翔云这日修习了半天寰化术，见焉微卖弄，索性练练身手。他抄起一把戒尺，在焉微的手离桌时，突兀地一打。焉微的掌声突然一哑，就像高飞的风筝在半空折断。焉微哼了一声，继续击出惑人心神的几掌，若是太容易输给徒弟，颜面何存。

“宫心图亮了！”一个司事官焦急地跑来报告，说完，被两人的音攻弄得茫然四顾，忘了自己的来意。

焉微当即停手，带了风翔云赶往启明阁。主事官见焉微来了，如释重负，他们差一点就要禀报羽林军，又恐是误报，好在太仆监仍有焉微坐镇，急忙请他做主。

风翔云与焉微凝视“宫心图”，这是全宫城秘术防卫的总图，与百余个法戒器和数十个阵法息息相关。一旦宫城受到外来者的侵入，总图即会顷刻风起云涌。

此时总图上流云变幻，代表皇城的一块地方频频闪亮。



“是飞鸟？”

焉微眯起眼，“不确定。”皇城的禁制建成后，不时有飞鸟误闯，如临大敌的羽林军派了大队人马过去，发觉只有烤焦的飞鸟。几次挫败后，守卫们对头顶绽放的秘术烟花逐渐麻木，只等启明阁监视禁制的司事报告才会出马。

“我去瞧瞧？”

“你避开埋伏的路线万一给来人看见，照样学样怎么办？”焉微苦笑。

风翔云莞尔，“看来我该兼修一门隐身术。”

“可惜了，如果你当年修的是暗月术，兼修亘白隐身倒不错——也不妨碍你继续修炼寰化。”焉微摇头，想了想又再摇头，推翻自己的想法，“唉，想也白想，哪有人能兼通三系秘术！何况你练了鹤雪术，又须有明月体质的人才练得成。”

风翔云注视宫心图，埋伏被接接触动，必是有了试图闯入宫城的来人。不消说，应该是羽人。在这个人族的城市，他比在殇州更渴望见到羽人，那是一种远离家园后的思慕，他渴望见到飞翔者，仿佛那能带给他关于故乡的消息。

虽然，他不知道到底哪里才是他真正的故乡。

“这些人速度很快，你看，刚才在金城宫，一下就到了应天宫。”

“竟都是暗月体质的羽人……”焉微沉思，很久没有入侵者，他在考虑是否要通报宫中的羽林军，全力出击。

“让我会会他们。”风翔云恳求，巴巴地看着焉微。

他从未见过暗月羽人。暗月不像明月，它七年才会靠近一次大地，对于大多数暗月体质的羽人而言，也只能七年才飞翔一次。那是怎样的一种熬煎，能够凝出翅膀，却必须经历漫长的等待，在等待中消磨信心，甚至忘了自己原本可以飞翔。

但是他今夜，竟看到了平日也能飞的暗羽。尽管这是个暗月月力强盛的夜晚，普通的暗羽仍无法起飞。他们不是普通人，风翔云想见识所有奇特的羽人，就像他的师父翼先生那样。

他眼中流露出强大的信心，焉微想起他在大典上的手段，无奈地点头，又不放心地叮嘱道：“禁制迷惑了他们的心智，他们会以为自己飞不动。你马上追出去，查清对方来历后立即回来，不要过多纠缠，他们破不了这些防护。若是看不出来历，先吓走他们，跟到对方老巢去看看。”

宫城上空是十二星辰法阵合成的巨大阵法，其中动用的法戒器不仅有攻击型的，也有通过散出的波纹影响人心的利器。自秘术复兴时期^③以来，与河络的联盟促进了更多武器的开发，法戒器是特别受到朝廷重视的一种，无论生产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长足的提高。牧云皇室依靠百年的累积，此刻终能生出奇效。

风翔云熟识环境，在三人即将飞出皇城前追上了他们，看到年轻的女羽人，他想起索娅，敌意淡了许多。珂雪忽然在空中停住，回转身来。风翔云一对雪翼无处可藏，立即急堕十数丈，避开守城卫士的视线，掩在某大殿高耸的屋脊后。他的动作一气呵成，看不到任何阻遏，如果珂雪能亲眼目睹，势必为这样的身手惊异。

但她没有察觉窥视者的存在，而是从手中弹出一根无色的刀丝，试探性地往下方延伸。萧然察觉她的动静，与房雷和烟在她身边停住。

“皇城的禁制比宫城少，我要找到突破点。”她的羽翼仿佛涨大了一些，这令她有了对抗的勇气。萧然想了想，就此撤退委实不好交代，遥看远处的宫灯一盏盏熄灭，到了皇

帝就寝歇息的时刻，决定再试一回。

珂雪单薄的青色身影很好地藏匿在黑夜中，萧然和房雷和烟在旁护法。风翔云离得远，只觉她有所动作。珂雪手中的刀丝灵巧地弯折，每当宫城内有光芒射出，即刻折向另外的方向，像一条弯曲的蛇，走出迷宫般的路线。接连触动了几个小埋伏后，珂雪似乎把握到禁制的规律，刀丝越伸越长，眼看就要到达地面。

她黑色的翅膀一扑，延了刀丝的指引，流畅地降落到皇城中。萧然和房雷和烟随即一同降下，他们刚一轻巧落地，风翔云迅捷地重掠高空，他最好的隐身处，就是三人的正上方。

三人歇了半晌，完全恢复了气力。片刻的飞翔让他们力竭，这只有在加入天罗之前会发生。靠了廊柱喘息，回想那神秘宫城中无形的敌人，珂雪豁然开朗。她想起师父曾经借来的一个法戒器，古怪的小盒子放在箱子里，她想偷偷打开来看一眼它的样子，刚揭开盖子，就有千万细如牛毛的小针射出。这些小针用之不竭，开盒的手法不对，它们就会源源不断地发射。珂雪明白宫城里有无数这样古怪的盒子，对刺杀皇帝的行动感到灰心，灰心之外，惯性与不甘仍带了她一步步向那里靠近。

风翔云在高空俯视。地面的秘术禁制少了许多，只有在强行攻击时才会被触发，他们只需避过巡逻的守卫就行，这对可以在屋顶任意游走的羽人来说再容易不过。三人很快重燃信心，身形渐渐加快，在各个殿宇间从飞奔到疾驰，最后身化一道风。有时守卫似乎看到了羽人们的影子，但他们重新凝出的巨大羽翼带起旋转的风，让人迷失了方向。

风翔云在云层中穿梭追踪，他们逼近了宫城，途中有过几次小小的阻碍，沿了长廊低飞就避过了守卫的视线。风翔云苦笑，天启城实在是太过安逸了呵，即使是在邳州茫茫的冻原上，积云沟那些流民也能发现有外敌潜入，相比之下，这皇城若不是有重重埋伏守护，早就成了刺客纵横的地方。

宫城森然静默。一队迤逦的依仗走在大道上，往凝和殿而去。风翔云在高处看得分明，三个羽人离皇帝还有两里路，进入宫城后有些大殿的屋顶也会设有埋伏，但他不想再借助禁制的力量。风翔云决意让他们知难而退。

他吸了口气，三箭并列拉在弓弦上，瞬间疾射。

萧然最先发现袭击，他淡黑的飞翼加速一掠，木箭扑了空。珂雪无声无息抖出一根刀丝，当空旋出一道丝痕，木箭砰然碎裂。房雷和烟只将手一招，刀丝竟从当中劈开木箭的箭头。

这些人来头不小，各个身怀绝技，风翔云这样想着，又拈出三支箭。既然普通速度的木箭没有用，就让他们见识快上三倍的飞箭吧。

三人看到了高空中的风翔云，互视一眼，立即有了决定。发现敌人，即刻处死，这是天罗心有灵犀的信条。风翔云的木箭尚未射出，珂雪手中的刀丝已执著地向上，无惧所触发的重重埋伏，径直刺来。风翔云却傲然下滑，就像是送上去给她攻击一般，手中的箭也停了下来。

萧然见他轻敌，一振飞翼，沿了珂雪刀丝的方向，滑出禁制控制下的皇城。他飞得极快，一眨眼到了风翔云面前，扬手就是一记风刃，破空割裂了他眼前的天空。

风翔云悠悠晃开一丈，他退得很慢，也退得不远，偏偏毫发无伤。萧然一愣，黑暗中看不清对手的面，只觉他仿佛在嗤笑，不由加快了速度，试图捕捉风翔云飞翔的轨迹。没想到，越是追得紧，风翔云就越是忽快忽慢地飞荡，游刃有余地躲避。

对风翔云竟能逃脱萧然的攻击，珂雪很吃惊。懂得利用巨白秘术加速的萧然，在天罗